

社会发展史例证
下册



SHEHUI FAZHANSHI LIZHENG



新蕾出版社

K02

29

:2

社会发展史例证

下册

仇 高 任
润 拉 宝
喜 庭 阳



新 蕾 出 版 社

152

社会发展史例证（下）
任宝阳 高拉庭 仇润喜 编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河北省滦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4.875 插页2 字数83,000

1984年11月第1版 198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500

统一书号：R7213·245 定价：0.53元

目 录

从“羊吃人”谈起

——英国的“圈地运动”	1
血腥的奴隶买卖	7
攻陷巴士底狱	15
蒸汽机时代	23
电力时代	29
资本家是怎样剥削工人的?	35
一匹布的剥削帐	42
资本家剥削的手段	45
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治之症”	51
1929年经济危机是怎么回事?	58
石油大鳄——洛克菲勒财团	64
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美西战争	70
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自由”	75
西方可以自由发财吗?	81
资本主义的“黑社会”	86
世界新的技术革命	91

新和谐公社·····	97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	101
巴黎公社 ·····	109
“阿芙乐尔”一声炮响 ·····	116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	121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	129
从几个对比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 ·····	133
关于共产主义运动与制度的对话 ·····	138
和青少年朋友谈谈理想问题 ·····	144

从“羊吃人”谈起

——英国的“圈地运动”

十六世纪初，英国有一个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名叫汤马斯·莫尔。在他写的《乌托邦》这本书中，把当时英国正在进行的“圈地运动”称作“羊吃人”。他写道：“你们的绵羊本来是那么驯服，吃一点点就满足，现在变得很贪婪很凶蛮，甚至要把人吃掉，把你们的田地、家园、城市都蹂躏完啦。”“羊吃人”，十分形象地揭示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的基础，即用暴力剥夺农民的土地这样一种罪恶的事实。

英国的养羊业和毛纺织业

从十五世纪末到十六世纪初，英国的新贵族和资产阶级用暴力手段剥夺农民的土地，强行把耕地变成牧羊场，迫使农民变成雇佣劳动者。这就是英国历史上的“圈地运动”。

“圈地运动”是由毛纺织业部门的资本主义发展所引起的。英国的毛纺织业同传统的养羊业有密



农民在剪羊毛

切的关系。在绿茵葱茏、牧草青青的“绿色的英格兰”，英国劳动人民培育出优种绵羊。绵羊能提供多种有价值的产品。其中尤其是羊毛在欧洲市场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早在十四世纪，英国每年就有几万袋羊毛运到当时西欧毛纺织业中心——尼德兰的法兰德斯和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去加工。羊毛出口的不断增大反过来刺激养羊业的发展。后来，英国本土的毛纺织业也发展起来了，但技术水平较低。到十六世纪，一些尼德兰纺织技术工人为了避难逃到英国，带来了那里曾经是保密的精纺、精织、剪绒、染色等技术，从而促进了英国毛纺织业的发展。这样，英国制造的薄呢、宽幅呢、天鹅绒等精细产品，开始在欧洲市场上冒尖。英国不再是单纯的羊毛输出国，而成为呢绒制品输出国了。当时，英国只有三百多万人，几乎有一半人从事毛纺织工业。因此，可以说，英国当时是靠羊吃饭，毛纺织业简直成了它的“民族工业”。

在毛纺织业的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突破了封建行会的限制，慢慢发展起来了。在农村，出现了由商业资本家控制原料和生产工具的家庭手工业。于是，在受雇佣的农民家里，常常是爸爸织布，妈妈和女儿纺纱，儿子剪羊毛，“全家动员”，起早贪黑地为资本家卖命。在城市，则出现了一些集中的手工工场。比如在十六世纪伦敦西部的纽克里，有一个绰号叫杰克的资本家，就开办了一家大型手工工场：拥有织机二百台，雇佣工人一千名。在那里，工序繁多，工人分工明确。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日益残酷。

由于毛纺织工业采取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形式，生产能

力较高,对羊毛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因而引起羊毛价格的急剧上涨。于是,养羊成为比种地更加有利可图的事业。十英亩的牧场与二十英亩的农田相比,不仅用工少,而且赚钱多。羊,在当时简直成了摇钱树。有一句流行的俗语说:“羊蹄一踏地,即可变成金。”因此,想从羊毛上发横财的新贵族和资产阶级,便提出了把耕地变成牧羊场的口号。这个口号标志着一个用资本主义的恐怖手段掠夺农民的土地、改造农业的时代——“羊吃人”的时代的到来。

耕地怎样变成牧场

那时候,英国大部分土地是由分散的小农户世代耕种的。他们每家有一份耕地和一所小屋,还有可供放牧、打柴、养鱼、挖泥炭的公共牧场、森林、池塘和荒地。而利令智昏的新贵族和资产阶级为了发横财图暴利,竟然不顾一切,用野蛮的手段去霸占农民的土地。比如在英国东南的塞塞克斯郡,有一个残暴成性的新贵族,名叫约翰·波米尔。有一天,他领着七、八个打手奔向爱克尔斯庄园去圈地。这些手执刀、剑、棍棒的恶棍,包围了农民的住宅,捣毁了农民的门窗,放火烧房子,并穷凶极恶地殴打农民,甚至扬言要把农民抓去坐牢、处死。最后,他领着打手赶走了农民,用篱笆把这块



新贵族把农民赶出家园

地方圈起来，使之变成了牧羊场。又如，苏格兰的萨特伦德公爵夫人，为了把全郡变成牧羊场，从1814年到1820年间陆续驱逐和消灭了大约三千户，一万五千人。她下令把所有的村庄烧毁，把七十九万四千英亩的土地据为己有。她还指使士兵烧房占地，将拒绝离开自己的住房的农民活活烧死在里面。到1825年，原来一万五千个农民的居住地区竟被十三万一千只羊取而代之。英国的新贵族和资产阶级就是这样野蛮、残暴、无耻地把整村整村的农民赶走，把大块大块的土地围圈起来变成牧羊场。接着，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又制订了许多圈地法令，甚至允许动用武装部队去圈地。这样，到十八世纪末，独立的小农户全部被消灭。到十九世纪初，所有的公共地也被圈占。

“圈地运动”是如此残酷，无怪乎在它早期的时候，汤马斯·莫尔就形象地把它称作“羊吃人”。其实，真正吃人的不是“羊”，而是新贵族和资产阶级，是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

迫害流浪者的血腥立法

当成千上万的农民被驱逐出世代居住的家园之后，一些人立即落入手工工场，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大部分人则被抛向街头，成为一无所有的流浪者。当时，英国的公路和城市的街道上，到处是这些背井离乡，无处栖身的流浪者。孤儿寡妇在挨门讨饭，生病的及被打成残废的人，躺在泥泞的路边呻吟、乞讨。而许多不甘受压迫的人，则聚集在一起造反。

对这些失去土地的流浪者，英国政府无耻地污蔑他们故意逃避劳动，制定了一系列残酷的法令镇压他们。其目的是

迫使农民服从资本主义的血腥法令，成为驯服的雇佣劳动者。

在十六世纪上半叶的亨利八世时期，就曾规定：凡身强力壮的流浪者要处以鞭打、监禁，甚至死刑。流浪者初次被捉时，要被剥光上衣，当众鞭打，然后要他发誓回原籍“劳动”。可是，这些被剥夺了土地的人，哪里有家可归啊！这样，他们只有在再次流浪中被捕，重受鞭打，并被割去半只耳朵。如果是第三次被捕，就要被当做“社会公敌”处死。亨利八世在位二十七年，光被处死的流浪者就有七万二千人。

在十六世纪中叶爱德华六世时期，迫害流浪者的立法更加残酷。当时规定，凡是“拒绝劳动的人”，如果被告发为流浪者，就要被判为告发者的奴隶。他的主人就在他的脖子、手或脚上套上铁环，从事一切最繁重的体力劳动。主人还可以把他们当牲口一样出卖、出租或赠送。如果奴隶逃亡满十四天，就要被判为终身奴隶，用火红的烙铁在脸上或前额上打上“S”形的烙印。如果再次逃亡，就要被处死。

在十六世纪下半叶伊利莎白的统治时期，被逐出家园的农民越来越多。当时只有二十万人的伦敦城，光流浪者就有五万多。为了镇压他们，统治者的立法更加野蛮，每年都要把三百到四百个流浪者送上绞刑架。为了使流浪者加速变成雇佣劳动者，英国政府规定了更为详细的强迫劳动制度。或者把他们送进“感化院”——劳动集中营，进行最残酷的奴役；或者判处终身服劳役，甚至驱逐出国。

针对这些“血腥立法”，马克思指出：“现在的工人阶级的祖先，当初曾因被迫变成了流浪者和贫民而受到惩

罚。”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英国实行圈地运动的三百年间，不断地爆发农民起义。他们为反对暴力剥夺自己的土地而拿起武器，拆毁栅栏，填平壕沟，与新贵族和资产阶级作殊死斗争。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这些农民起义都先后失败了。

“圈地运动”一方面使大量的土地集中在新贵族和资本家的手中，成为资本；另一方面迫使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为廉价的劳动力出卖者。正是这两个基本条件为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奠定了基础。血腥的“圈地运动”，又一次证明了一个真理：“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文 阳）

血腥的奴隶买卖

在非洲西岸加纳共和国本亚河的河口，有一块从大陆伸向大西洋的岬石，岬石上有一座巨大的古怪碉堡，这就是十五世纪由葡萄牙人修筑，而后由荷兰人扩建的埃尔米纳奴隶堡。提起它，人们便会想到那万恶的殖民主义者大规模地贩卖非洲黑人的滔天罪行……

血腥的四百年

贩卖黑人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获得资金的主要方式，它是通过野蛮的暴力来进行的。

早在十五世纪中期，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就开始把黑人卖到欧洲。随后，西班牙殖民强盗便侵入美洲，大批屠杀印第安人，从而使那里的矿山和种植场严重缺乏劳动力。到哪里去找大批劳动力供他们奴役呢？殖民强盗就到非洲去“猎捕”黑人。从此，灭绝人性的奴隶贸易随着开发美洲的需求而日益扩大，日趋猖獗。当时，所有的殖民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丹麦以及后来的美国等，都无耻地从事这一肮脏的勾当，并为争夺奴隶而互相倾轧，进行罪恶的“猎奴”战争。为了“猎捕”黑人，他们在非洲沿海，特别是在塞内加尔河口到刚果河三千多公里的西非海岸，建立了几十个设有武装的贩卖黑人的“商栈”和几百个关押

黑人的堡垒。殖民强盗除了经常在沿海村落捕捉黑人之外，主要是以廉价的工业品为诱饵，勾结和收买一些黑人酋长，唆使他们出卖黑人；或是供给枪支弹药，挑起黑人部落互相残杀，让他们互相捕捉黑人出卖。

殖民强盗劫掠黑人使非洲遭受的损失是无法估计的。从十五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中叶的四百年间，非洲总共丧失了约一亿人口。这就严重地破坏和阻挠了非洲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万恶的殖民主义对非洲犯下的滔天罪行，即使倾大西洋之水，也洗刷不净。

从内地到大西洋岸

黑人被贩卖的过程是极其悲惨的。它是对西方殖民主义者最有力的控诉。

非洲人历来散居在密密的原始森林里，村落不大。奴隶贩子往往在夜间偷袭这些村落，老人和茅屋一起被烧成灰，婴儿被刺死，粮食、牛羊和村民一块被抢走。

黑人被抢出来后，在奴隶贩子的皮鞭下被赶往数百里外的大西洋岸边。他们常常是十五、六个人被一条铁链锁在一起，或是每个人的脖子被套上一个大铁环，再用一条木棍串起来。如果铁环不够用，奴隶贩子们就在一根木头的两端各挖一个洞，做成木枷，套在两个奴隶的脖子上。不仅如此，黑人还得肩扛、头顶奴隶贩子沿途抢来的财物。当他们精疲力竭再也寸步难行的时候，残忍成性的奴隶贩子便会操起大刀，向套着锁链的黑人脖子上砍去，然后一脚将他们踢到路旁，扬长而去。如果路上口粮不够了，奴隶贩子就把婴儿从母亲的怀里夺过去摔死，以免这些孩子再继续“消耗”那些健康母亲

向前行路的力气；有的病人则被绑到路边的树上活活饿死。每一条通往奴隶城堡的路上，都洒满了奴隶的血迹和白骨。

在奴隶城堡里

艾尔米纳堡三面临海，靠陆地的一面挖了一道护城河，上面架一座随时可以拉起来的吊桥。高大的围墙顶上，雉堞一个接着一个。它阴森恐怖，与其说象城池，倒不如说象监狱。人们跨过吊桥，穿过“过厅”，来到广场，只见西面是一座建筑在高台上的大厅——这便是奴隶市场了。在这里，殖民强盗们挑选着被剥光衣服的奴隶。他们象在骡马市上买牲口一样，扒开奴隶的嘴、眼，敲打奴隶的胸背，弯曲奴隶的臂和腿。凡是身体不健康、有缺陷的都推到一边，只买那些十岁到三十五岁的身体健壮的黑人。接着是逐个地议价、讨价还价：这一个值一小口袋子弹，那一个可换一串玻璃珠子，另外一个可卖三罐掺水的劣酒……有时候，两壶



北美洲的奴隶拍卖场

西班牙酒可换一个奴隶。更有甚者，殖民强盗甚至用一匹马换走十个奴隶！这就是他们之间的“等价交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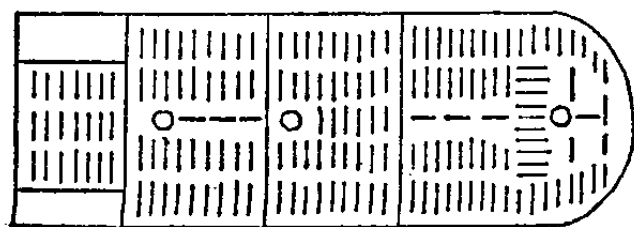
“成交”之后，殖民强盗立即在奴隶的前胸或胳膊上打上带有奴隶公司缩写字母的烙印，扔进用厚石墙隔开的、阴暗潮湿的地牢中。

大西洋上的贩奴船

接着，奴隶就从临海地牢的墙根小洞被推上舢板，运往停在海上的贩奴船。

当时，贩奴船大都是一百多吨的三桅帆，分四层舱，一般乘二百多人。但是，利欲熏心的西方奴隶贩子却把舱位挤得紧而又紧，硬要装进去四百多个奴隶。英国贩奴船的标准舱位是男奴隶长六英尺，宽一英尺四英寸，每层铺位之间的距离为十八英寸。一名贩奴船长说，奴隶在船上占的地方，还不如死人在棺材里占的地方大。下图是陈列在加纳首都阿克拉博物馆的贩奴船的平面图。除圆圈外，每一条线代表一个人。奴隶被填在这种棺材舱里，只有脸对脸地两腿交叉地坐着，一点也不能动弹。这就是资产阶级挖空心思想出来的所谓“高效率的装运法”。为了防止奴隶暴动和海上风暴，贩奴船都是密封的，船舱里空气污浊，传染病极其猖獗。

奴隶们就在这种无法忍受的条件下，开始了为期六周到



贩奴船装运奴隶示意图

八周的从非洲到美洲的航行。有时因为海水跌落船只搁浅，或者发现传染病，黑心的船长为了保存奴隶和船只，便将生病的

奴隶扔进大海。一份英国下议院的报告供认：“一只奴隶船载有二百四十二名奴隶，从几内亚开往牙买加。由于舱内拥挤，六十名奴隶死掉了。船长感到缺乏淡水，把九十六名奴隶扔进海里。后来，又同样处理了二十六名奴隶。有十名奴隶由于绝望而自杀了。但是，当这只船进港的时候，船上的淡水并没有用完。”至于为了防止奴隶暴动，残酷的拷打和武装镇压更是经常的。

从拍卖市场到矿山、种植场

运抵美洲的黑人，无一例外地落入资本家的虎口。他们首先被抛到西印度群岛、美国和巴西的奴隶市场上再次被拍卖。

请看刊登在1785年10月1日《巴哈马报》上的一则广告：

拍卖

若干有用的年轻黑人，订于下星期一十二点拍卖。有几名木匠、一名桶匠、几名家庭女仆——出色的厨子和洗衣女工、一名利索的年轻姑娘——可充当女佣人、几名青年——长于船活和捕鱼等等……



出售奴隶的广告

在拍卖的时候，一群肥头大耳的资本家、种植场主，围着一群黑人转来转去。手里拿着小铁锤的拍卖商叫喊着拍卖的价格：“二十美元”、“二十二美元”……

接着，黑人被送到酷热的甘蔗园、咖啡园、棉花地和矿山从事奴隶劳动。他们被迫每天干十八、九个小时的重活。在这种情况下，一名健壮的黑人，平均只干七年，就精力耗尽而死亡。一批批黑人死去了，一批批黑人又从非洲源源不断地补充进来。

黑人白骨上的“文明大厦”

血腥的奴隶贸易是西欧各国，特别是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来源，是“工业革命”的基础。这种“贸易”就是所谓“三角航程”贸易：欧洲的奴隶贩子把枪枝、钢条、铁块、布匹、刀子、剪子、玻璃珠子等廉价工业品运到非洲诱骗大批奴隶，运到美洲廉价出卖，再从美洲换取蔗糖、烟草、棉花和各种矿产运回欧洲。在这种巡回往复的“三角贸易”中，奴隶贩子一次买卖分成几次做，获得了惊人的利润。这种利润一般是一倍到十倍，有时甚至高达五十倍。据西方史书记载，在西非海岸，一个健壮的男奴隶值二十英镑，运到西印度群岛就可卖到八十英镑。美洲巴尔的摩的一条贩奴船“爱神号”，建造费用了三万美元，第一次贩奴航运就赚回利润二十万美元。奴隶贩子西奥罗·康诺特的一条船，有一次航运获得的净利则达四万一千四百三十八美元。现在许多欧洲名城，如英国的伦敦、普利茅斯、利物浦，法国的马赛港，葡萄牙的里斯本等，就是在这种血腥的奴隶贸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的“文明大厦”就建立在